

集部

崇古文訣卷二十六

宋　樓昉　編

宋文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蘓轍

文字有關鎖首尾相綰發明理致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

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於是庀工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

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汚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龍而不讋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灘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

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之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葢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道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臣事三　　蘇轍

精華果鋭神氣之說前此直是未有人說及

此推明模寫之工與邦直相似邦直文差刻

晝太過

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强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携不去時濯而溉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爲愛也知

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為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在物也曄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皆楛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時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為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旦晝之所為有以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為也蓋古者英雄之君唯能叩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彊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太半而新進之士亦自足以辦天下

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叩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為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于今又將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者亦已略盡矣

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為將此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為將責之以難事強之以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葢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安然則摧

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爲之賞罰如唐貞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胷臆之談筆勢規摹從司馬子長自叙中來

從歐陽公轉韓太尉身上可謂奇險子由時

方十九歲或云老泉代作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

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没故決然舍去求天下竒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黄河之奔流慨然想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

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輝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鄉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

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臣事一　　　蘇轍

權臣重臣最難分别觀此論則瞭然矣此等議論有益於人主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

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邪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

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禄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

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係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

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剪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

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恐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

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論經筵第一劄子　　程頥

此等議論關涉大自伊訓說命無逸立政之後方見此等文字

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傅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

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切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

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論經筵第二劄子　程頤

探本之論後世以為迂緩古人以為急切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

法無復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
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輔德
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
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祗應宮
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
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
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
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

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春秋傳序　　程頤

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說得最好後來太史公聞之董生數語好自伊川之學行而後春秋之用顯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

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人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哉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賛一辭辭不待賛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

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藴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崇古文訣卷二十六

崇古文訣卷二十七　　宋　樓昉　編

宋文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　鞏

法度之文妙於開闔可以觀世變自歐曾以前有此等議論至二程則粹矣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遜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

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能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杅有戒在輿有鸞和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

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彊不息以求至於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

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虚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内者又亦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

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以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

擬峴臺記

曾鞏

狀物之妙非常人可及自有撫州即有此風景隱於前日而顯於今者以今日有臺而前日無臺也臺成而景現則此臺之勝不言可知

尚書司門貟外郎晉國裴君治撫州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

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恠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毁蓋藏棄委於榛薉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舃之下山之蒼顔秀壁巔崖拔出挾光

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蔽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内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没四時朝莫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收於

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也

撫州顔魯公祠堂記　　曾鞏

議論正筆力高簡而有法質而不俚

贈司徒魯郡顔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

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禄山必反為之備禄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悦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搆連輙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宫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輙斥代宗時與元載争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輙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

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茍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敝大盜繼起天子輙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

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

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隐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盖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盖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

閭其列足以感人况拜其祠為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戰國策目録序　曾鞏

議論正闗鍵密質而不俚太史公之流亞也

咀嚼愈有味

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説既美矣卒以謂

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

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茍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

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

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一有五字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

移滄州過闕上殿奏疏　曾鞏

看他布置開闔文勢次求其敘事措詞之法而一篇大意所以詳於歸美適所以切於警戒不可專以歸美觀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舄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

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

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

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

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

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

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

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

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内然傳子

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迹内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髙焉

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攝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鬪入闗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真宗

仁宗皇帝寛仁慈恕虚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輙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畀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悦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

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帝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帝英宗陛下神聖

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跡脩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

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猶歲時省察數議寛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拊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權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

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内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甲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史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拊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而忽此前古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

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籯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被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册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

於其心無援抱擊柝之戒接於其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免罝之武夫行修於隠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

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盖歌其善者所以啓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盖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

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冐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克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德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泂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知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勑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懼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

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於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意也惟陛下之所擇

書魏鄭公傳後　　曾鞏

專是論後世削藁之失反覆攻擊宛轉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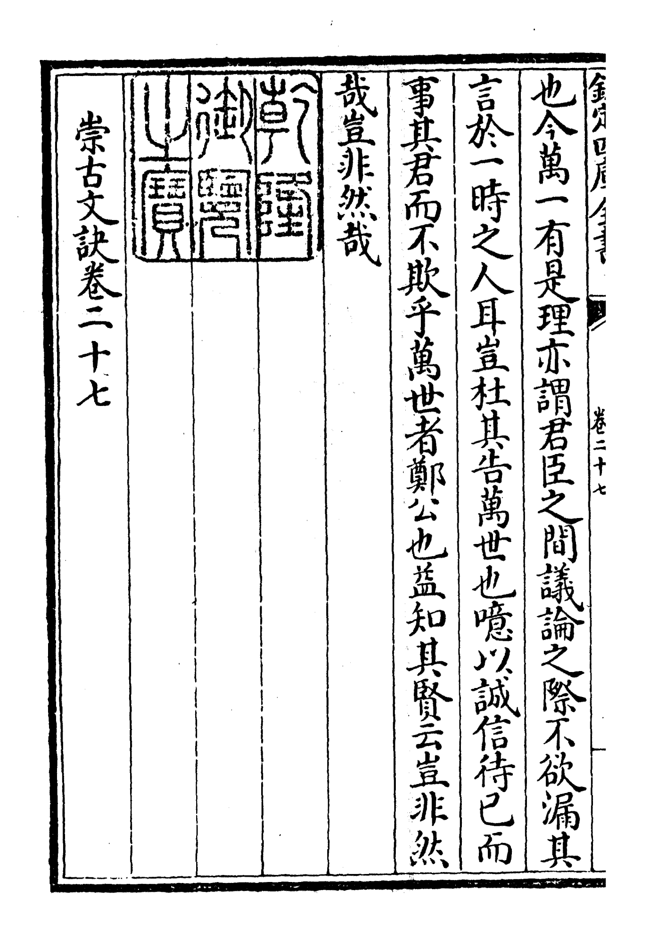
後面三轉論難每轉愈佳此等議論有益於世足以破千載之惑

予觀太宗嘗屈巳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巳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始終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

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之不在世

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諫之之言也存之於書未嘗掎焉至今稱太甲成王以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諍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此乃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

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見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



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崇古文訣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崇古文訣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唐作梅

崇古文訣卷二十八　　宋　樓昉　編

宋文

法原　　李清臣

以警策語易陳言以傑特句發新意所謂化臭腐為神奇者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於道德禮義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

君未嘗有無法而久者也昏世嘗有無法之君矣奈何
乎人之多欲而趨亂也如歸市人之多欲而無法以齊
之故有臂者攘有足者馳勇者苦怯者而奪其資智者
紿愚者而兼其聲色耳目之奉紛紛籍籍甚去禽獸者
間不容一毫故聖人為之法使天下强弱小大貴賤遠
近莫敢不一於法焉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
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法
立而天下之心定天下之心定而治道畢矣法為貴君

位次之法壞則民亡民亡則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敢忘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為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

我慾可窒而法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愛可滅而法不可屈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流言而亂政高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儀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絶馳道光武之姊不得保臧獲奸使吏民愛若孝王嬖若韓鄧功若陳湯馮奉世義若郭解不免於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私恐其開亂法之原而後爭以為比也故明王之法左者不為右右者不為左上不奪下職下不侵上事為廷尉者不以才有餘而道禮樂為太常者不以官優寡事

而言刑法士者不爲工商賈人不爲士也今夫大匠之
起巨室彈畫一定木之曲直小大長短必皆就吾繩墨
規矩焉其參差不齊齟齬不合則斤削燎括而已矣若
毀吾彈畫而從木之情則工勞而事拙紛擾而不可理
矣故聖主立法賢主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於道德禮
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爲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必出於
法而後以爲賞罰號令法不出於道德禮義者獘法也
獘法者非法非法者未从而還賞罰號令不出於法者

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揺則君削法行則要而治多法不行則煩漫而無功今夫一人之寡居深戶之中傳盈尺之紙而風馳霆行殺生廢置人於千里之外提癯夫羸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帷幄進退萬夫若羊豕然童子據奥室羣湖海之珍恠處女嬰珠玉而立乎衢塗烏獲戾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藩籬守法如疆界强者以攣縮弱者以安全

至哉法乎人君之衛天下所恃而生也闇主則不然不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已亦待法而後安故從欲而慢法其意若曰法者我之所自出也何有於法哉暱乎所愛則無勞而封爵有罪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芥而輒變大法名分不立百戰相侵日草月易人不知所循下皆知法之易撓而可踰也則險庸譎詭者舞其私意以動法倖諛便僻者倚上之恩以貨法悍暴桀健者奮其亂力以干法如是故法亡法亡而民亡民亡而國亡矣

如藩籬然臧獲者超屐穿穴而主人弗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障隧然其羊童牟牧巳嘗有蹊之徑之之迹矣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其果蔬稼穡也或曰法之說無乃膠固滯事而失於圓通徇物之道歟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之守也大道也通達者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偷便也短術也法同而治異者吏不能舉法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亦不可屢變也立法之主必若禹湯文武漢祖唐宗者也議

法之臣必若臯陶伊尹周召蕭張房杜者也鼂錯且尚弗克況庸人乎臣切覵今之世朝廷或弛祖宗之法羣下或慢朝廷之法大臣或率胷臆而輕法庸士或作衆辯而侮法為牧伯者或擊斷於法外以為能臣恐綱紀制度緣是亂法緣是而亡故作法原

勢原　　李清臣

能道他人說不出底意思文字傷於刻削太深些子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埶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為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

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勢也兵奮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制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為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紐制其樞機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他理勢為之也教令賞

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僂指而數之矣或善或惡或仁或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百萬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

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因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也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動難動則安難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奧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閟隱如震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為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

民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綱目軌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自視其安也以為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慾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為可為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為人終莫慮路馬之芻觸囿兎之毛也簸歟頓闕紐嬉弄樞機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滿天下略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千日民心之他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

高厚也萬夫之不能墮壞也朽壞生乎中齵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扙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為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敗漏也然而其剥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決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

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蓄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為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橫肆奔悍於外不可復之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户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也如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不謹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

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議兵策上

李清臣

文勢縱横變態百出可喜可愕深於兵書者也

天下之事莫難於兵天下之才莫難於將令夫奉法令蓄士民雖提頓𢋓暴之其逆順禍福非待歲月之久理勢之極動之有非是虛徐而議彷徉而止利可以緩從患可以中避若夫羣數十萬之衆扃熊羆之氣聚貙虎

之力制之非其道則若奔馬之轡不可收屬吾人人而敵人與抗時我小瞢睨我小跌一有形罅若弩羽之來不可障故朝為勝兵暮為野骴朝為强國暮為丘墟其存亡死生之速如是故曰天下之事莫難於兵生者人之所甚樂死亡人之所甚惡將使人觸白刃冒流矢赴死如赴生安逸人之所至願勞苦人之所最病將使之草食水飲介冑而騎角逐出入於死生之塲趨勞如趨逸耳目之衆也將使之莫敢不一心志之異也將使之

莫敢不同我之迹將使之不可窺彼之情將使之不可隱故曰天下之才莫難於將一治十十治百百治千千治萬萬一者將也百萬者兵也以一人動靜進退而百萬之命繫焉故國之命在師師之命在將國輕用將將輕用師危亡之本也非仁不能以懷物非威不能以戢士非勇不能以震敵非智不能以應變非信不能以固結專於仁則慢而不爲用專於威則怨而不爲用專於勇則力折而機誤專於智則聲傲而實窮專於信則事

滯而利失備者多勝專者多敗故將之材得則兵未戰而先勝將之材失則兵未戰而先不勝有不可用之將無不可用之兵將勝則兵少以為多兵弱以為強將不勝則兵多而亂易兵強而陷速知兵必勝之將其大略蓋出於智謀仁義而仁義施之陽智謀藏之陰陽明而無不知陰潛而下不可見至哉知此者其知所謂將乎故良將之材未易有也有之而未易知也知之而未易用也用之而未易終也非至君不能用將非至將不能

用兵非至兵不能破敵兵事將材之難如此太祖皇帝
角材智合寇讐而任之即位之四年慕容延釗入荆南
高繼冲獻其地五年王全斌伐蜀六年降孟昶平三川
十一年潘美之兵趨廣南數月而縶劉鋹十五年一曹
彬橋長江過師於采石十六年拔金陵俘李煜將明卒
銳勢如決江河聲若走風霰素定之策印圈鑰勘不失
寸尺算日數刻以俟捷奏積世之珍入于王府數路之
籍登于版圖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故兵用而武功成將

出而敵國破長摹遠據以授後聖太平之業百年餘矣
廟堂之上習於安娛轅門之中恬於豢養兵不知律將
不知兵國不知將覩今之所謂將其在内者徒車騎容
冶日奉朝謁利厚禄以肥子弟尚聲色美田宅而已其
在外者資公養之費約結要人酣歌玉食希冠蓋之譽
庇占惰卒便豆觴庖廐織絍繡畫針鞶毘鍛伎巧玩好
之事而已其於訓練之精粗賞罰之後先士氣之强怯
地形之迂直鵝鸛之疎密敵情之誠偽謾焉不知百一

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是故治安閒暇之日名繁數稠高
位大俸索上農夫十戶之賦不足以給一兵悉關市之
征不足以奉一將闊視哆言尚各不滿一旦走檄傳警
投之敵前而用之小出必小挫大舉必大北血丹原野
膚鈍鋒办四夷以為大噱非天之災非地之變非時之
不幸國不知將將不知兵兵不知律之禍也韓非曰所
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故臣願陛下於優安寡事之時
留神於兵垂意於將當塗以收之當衢以驗之委之以

難而觀其決付之以事而觀其應問之以疑而觀其慮嘗之以政而觀其材惕之以險而觀其忠較之以氣而觀其勇則將斯得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北有松陘之强隣西有赫連之遺種南有盤瓠雜獠丁黎餘民陛下蓄十餘將練數萬人守則守戰則戰四邊必睥睨而不敢動備慮之有素誰敢恐懼中國而侮之者陛下垂拱於太平之上澹

不早圖歲苟一歲日苟一日養不可用之將蓄未嘗戰之兵猝有風塵從疆塞而起擾吾赤子掠吾土毛然後駭而為之則亦暮已

議兵策中　　李清臣

文字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略無間斷考究精詳而序事實融化用字精神皆當學

用兵取將之術臣槩舉而奏之前篇矣請為陛下言其詳兵在内則内重兵在外則外重内重則强外重則弱

兵在勲臣則勲臣重兵在近戚則近戚重兵在宦官則宦官重上重則安下重則亂唐太宗定天下增隋之舊開折衝果毅府以統兵籍設十六衛以宿將臣或蠻夷侵邊强臣不朝則取兵于府以事翦伐取將于衛以典師律事平功成則將歸于朝以奉宿衛兵散于野以力耕鋤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兵將在内而京師實重夫兵雖有籍而府實空是故無飼養之費撫姑息之勞無一旦之變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是故

無震主之忌無難制之勢無擅威之姦兵將在内而京
師實重是故無尾大之憂無外侮之虞無割據之漸自
古制兵之術莫善於唐太宗者兵農混一僅如宗周故
王業最治至唐中年府兵廢而太宗之遺業賸事大壞
兵重於外而不歸故藩鎮强大而叛兵重於内而不制
故宦官得柄而逆傳十餘君焦思勞精卒不能復以亡
唐室流熾五代肉爛魚餒在外者分裂方土虓闞内視
在内者收把威柄㬥悖上陵五十四年傳六姓十四君

而天下生靈百不存一矣太祖皇帝神武聖謀洗削禍亂收天下之柄歸之於已籠絡悍夫易以文吏藩鎮諸帥名號尚存禄賜尚豐而兵衆土地悉屬於上矣逆賜叛膽消縮順嚮莫敢不臣舉天下之卒凡可以被甲荷戟者名之曰禁兵則皆天子之衛非人臣所得而有也聚之于京師以固内重之勢而威天下非蠻蛋戎狄守備控扼之地川塗關嶺險害走集之所未嘗遣戍而宿重兵屯戍之師三歲而代妻子廬墓皆在京師補一小

校汰一羸老必奏籍于中而俟上命以消殺四方之異志故天下兵柄外不在藩鎮内不在彊臣不委宦官不倚近戚利權重器在天子拱把之中雖有侍衛三帥非有可專之威徒主符籍而呼趨指導於陛前耳天子或御廣殿或獵近郊節以鉦鼓習以騎射角拳勇之材激忠順之氣或幸壁壘視其紀律而省其私隊長以上日預朝請而扑拜時預讌禮而犒飫歲預衣裘繒絮之賜而華暖慶賞刑威撫馭揀練禁制控約無不自天子為

之者故百萬之衆目無旁視情無他歸讋慴親愛皆在一人不在臣下如足戴身如指隨臂如子弟翼父兄如魚鳥從龍鳳至哉雖未能混一兵農實威服四海聖神久大之略也老子曰利器不可以示人梅生曰泰倒持太阿授楚其柄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夫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而利器之守不可以不固也陛下席三聖之烈撫萬世之圖富與地侔尊與天並恃隆平之極當無為之時游神運化於冲漠之場棲

遲含光於高古之上堯舜不足稱為仁壽周武不足稱為逸樂夫亂生於治也危生於安也患生於不足慮也祖宗之事著於史牘傳於世臣故老之口粲若日月遺策具在按節而舉之朝祭之餘禮樂教化之暇一御廣殿一帳近郊一幸軍壁旄頭前驅黃屋徐動從以橫吹烈響穿雲奮揚國靈聳動士衆斬牲禡野補卒蒐器而閱練訓誓之誅一慵慢甄一忠武以起士卒久安沉墮之氣以改易天下之視聽夫六馬在馭不提振其轡策

收其羈勒而大酣小寢於其上猝有駭異不蹶則奔祖宗既已聚天下之兵於京師以為內重之勢而威天下付之於後世矣非可以無為為之者也惟陛下留神

禮論　李清臣

禮者先天地亘古今以長存出於自然非聖人率意而創為之所以人不可一日而無禮也

嘗讀戴記其言禮樂詳矣高出於太古深入於無間窮

乎天地之際汪洋彌漫殆不可知而後及於用學者觀之或疑其張大禮樂而爲之教求其所以然莫非必然之義也學者之言曰禮樂者非天地之所出非人之所樂爲聖人憂亂而矯爲之不得已而人從焉者也人之所樂從所不學而能者情欲也聖人拂人之欲以就乎善抑抗詭切天下之衆以入乎禮是聖人之術也若是則戕夫天理賊乎道本而後以爲聖人矣豈戕賊天理道本而爲聖人邪大莫大於天下長莫長於萬世天所

無者雖聖人不能強之使久立天所有者雖多力不能強之使必亡今夫禮者先天地而不見其始窮今古而不見其終傑者不得而逃暴者不得而滅惟其與人俱生原於自然而後能也故聖人知禮樂之出乎天地性情之所有故因其理而導之探其本而文之不行則已行之斯成不言則已言之斯立大可以被天下久可以傳萬世桀紂率天下之人而赴情欲欲以絶禮禮不絶而桀紂亡秦焚聖人之書而樹已意欲以絶禮禮不絶

而秦亡莊列之虛無楊墨之僻邪申商之殘刻秦儀之詭僞王樂之浮曠簧鼓其說馳騁於禮之外欲以破禮禮終不可破而數子者後世不可宗禮非出於自然而何也晉有阮籍者知禮之足以為治而不知禮之原其言曰禮豈為我輩設哉抑亦妄矣彼亦無他以已之厭禮法而謂君子皆然覩薄俗之溺夫欲而謂聖人之事不足樂特為侈論以高天下也虛無之說勝而晉亡斯籍輩為之耳故禮者生於古始成於聖人小人復情以

歸禮君子循性以安禮智者待禮而後尊愚者待禮而後存人之生於禮之中宕佚而出於禮者亡鱗介之生於河海之中躍而離於河海者死此禮樂所以爲天下命也故曰禮必本於太一又曰必本於天又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别也知此者其通於誠明之學乎

崇古文訣卷二十八

崇古文訣卷二十九　　宋　樓昉　編

宋文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耒

說盡古今固位各權者之情狀思深計工反成浅拙此論極有理意味深長儘可索玩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退為身慮自非大奸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駑昏闒茸鮮有不

然者其為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
釁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
搽術簡而周智者為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
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
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
見功高權重奸人議已而莊宗之昬不足賴也乃為自
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而莊宗嬖之因請立為后而中莊
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為莫大之恩而莊宗

日以昏湎內聽其婦言其為計宜莫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敗於辯惟道德之士為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送秦少章敘　　張耒

此皆老於世故之後方有此等議論凡學文當知此理深味然後有進益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

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克棟梁桷桄輪輿輹輻巨細强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予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予愀然告予曰惟家貧奉命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予輒不樂予問其故秦子曰予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

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悔禍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子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能遷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

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常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為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答李推官書　張耒

曲盡作文之妙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誦詠愛嘆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耒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為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耒平居飲食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耒為知文謬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

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耒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也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下

至於諸子百氏騁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横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甞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

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吕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飈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没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淮河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

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書韓退之傳後　　張耒

議論新亦有所感之言又批云人心不是畏慕賞與罰之勢畏慕賞與罰之理而已衰世亡國何嘗無賞罰無其理徒有其勢所以做不行耳此實天下之至論非但為退之發也

或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

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揭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堙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子曰是何足恠也昔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

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巳之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污政其昏惑瞀亂無所取衷御好惡可否於一已之私智而濟以蔽欺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震一本作振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麓而後怒號哮吼聲震一本

作振百里抗一作抑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遏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恠夫身益困而名亦聞邪

文帝論　張耒

議論精確節奏雍容意新而語工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為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

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何如哉雖分國以王之天下未以為過也然内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禄賜所以慰荅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於當時何其不旋踵而逐去之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隷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侵辱困苦僅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

何獨於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鬻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雄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於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於保姆之提嬰孩如是而能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

滅者皆恃功邀君驕蹇放縱之所至而絳侯之迹異於
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
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於
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其驕
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
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
下之政與之而不敢爭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
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宣無負於

霍光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為霍光痛心者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為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為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所以

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於飽貴臣常禍傷於寵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考矣

崇古文訣卷二十九